

流年记

浮香一路到天涯

冯宝新

人间四月芳菲尽，七月槐花始盛开。酷热周末走进福莱山公园纳凉，但见园林工人正在为一种开着小黄花的树喷洒药液。细问方知，这种树叫槐树，学名国槐。我说，槐树不是四五月开花么？园林师傅说，这你就知道了，槐树有两种，一是国槐树，七八月开花；二是刺槐树，四五月开花；刺槐花是可以吃的，国槐花不能食用。

自幼在乡间长大的我，离开故乡虽然有四十多年了，对槐树、槐花儿依旧一往情深。听了这番长见识的话，端详着眼前一树树白里泛黄的槐树花，思绪却回到故乡：茅屋后那开满花儿的老槐树，裹着山风袭来，恍若顶着一头芦花的母亲，迈着碎步，笑吟吟地向我走来。

一

我的老家是一个“山得不能再山”的胶东小村落。村南是山，村北是山，村西也被大山环抱，只有村东一个出口，一条弯曲小路如一条蛇匍匐爬进了村里。全村二百来户人家，被村中一条小河分开，有的人家依山而居，大多则挂在半坡上。每家每户房前屋后，稍平整的地方，都栽植着杏树、桃树、樱桃，陡峭一点的地方就种槐树。

刺槐是落叶乔木，树身高大，皮灰褐色或黑褐色，生不择地，荒山坡上、平地沟坎，都充分展示出无所节制的生命

力。槐树都是抱团而生，一簇簇，一片片的。由于大山的阻隔，山里春天比山外的春天要来的晚一些。谷雨后，快立夏了，槐树花儿，才不紧不慢地绽开粉唇。五月后，槐花在春风浩荡下开始恣肆奔放，开起来就奋不顾身，花儿香得黏稠浓密，似乎在演示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。

一个偏远宁静的山村，花开时节，槐香弥漫了村庄，蜜蜂成群结队嘤嘤嗡嗡闻香而来。它们最勤劳也最善于抢抓机遇，酿造着甜蜜的事业。而城里人返璞归真，钟情绿色食品，开着车到山里采摘槐花。五月的山村，喧腾嘈杂如同都市。

不同人对槐花有着不同观感。有人不喜欢槐花，说槐花不够含蓄、婉约，时节一到，漫山遍野铺天盖地地就来了，像下了一场大雪，白花花的一片片，太过猛烈豪放。除了个人爱好，还有一种民间说法认为槐树是鬼树。对此我曾专门去查阅历史资料，得知槐树被称为鬼树，最早起源自古代文献中的传说。秦汉时期的《淮南子》中就有“槐之木，鬼之居也”的记载，在晋朝《世说新语》中，也有记载认为槐树是

招鬼的树种。书中有讲述一对夫妇因在槐树下歇息，被恶鬼缠身，终逃脱鬼魂追逐的故事。在《聊斋志异》中也有槐树被神灵附身的故事。

然而，传说毕竟是传说，槐树仅仅是普通的树木，没有任何神秘力量或超自然的属性。一些科学工作者发文认为，风水学上的槐树招鬼说法，主要源于一些人迷信，没有任何依据能表明槐树会带来负能量或招来灵异事件。我认为，槐树招鬼的说法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，是一种传统文化中的糟粕，不必相信。

二

我家老屋依山而建，老屋后就有一片槐树。

听母亲讲，20世纪50年代后期，不知何故，家里遇事不顺，有点迷信的父亲就请来风水先生，得出结论是老屋后“背着槐树就是背着坏树”，背着坏运怎么会好呢。于是，父亲拿起镢头要把这些槐树刨掉。栖霞是革命老区，母亲幼年上过几年识字班，解放后又上过妇女夜校，在村里算是文化青年，加之年年吃这一片树的花儿，对槐树有一定感情，死活不让父亲刨树。拗不过母亲，父亲只好作罢。

苍天不负有心人。留下一片树，惠及几代人。我出生于1960年正月，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，当时没有粮食了，野菜也没了，就吃地瓜蔓、花生蔓和花生皮。母亲没奶水，便用家里仅有的一点地瓜干碎熬成糊糊代替奶水。我落地后头三个月，是喝地瓜干糊糊维持幼小

生命的。那个春天，村里乡亲们和我家一样，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。人不吃不行，槐树只要有土地和水分，就能茁壮成长。谷雨来了，四月下旬，槐树开始开花了。

这下乡亲们看到希望了。槐树的蓓蕾还没绽开，家家户户就拿出梯子、自做的竿子和篓子袋子，在地上摘，爬到树上钩，一边摘，一边吃。屋后那片槐树林距我们家近，俨然成了我们家的林地。父母和哥姐天天在林子里摘花。摘得多了，母亲就放到院子里晾晒，放到锅里烧火烘干，待完全脱干水分后，就装进麻袋封存。立夏过后，槐树花儿也凋谢差不多了，摘花大战也结束了。我们家封存大小十余袋子干槐花，看着这么多槐树花，母亲放心了。

这一段关于槐树和槐花的往事，在我小的时候母亲就唠叨，一直到老年记忆力模糊

后，还在像《祝福》里的祥林嫂一样，常常喃喃自语。可想而知，它们给母亲留下的记忆，是多么刻骨铭心啊！槐花是大自然赐予人们的美味。新鲜槐花采回家后，父母先择干净树叶杂物，放冷水里浸泡一会儿，随后捞出沥干备用。当年公社发放救济粮，每家每户一点儿玉米面粉，母亲把洗好槐花倒入盆子，又取了少量玉米面掺入搅拌，蒸出槐花窝窝头的香味。有时，锅里少放一点油，烙出香甜的槐花饼。

母亲是村里少有的巧妇，她费尽脑筋，变换一日三餐的吃法，水煮凉拌吃、野菜混炒吃、拌薯面蒸吃、薯面包子吃、玉米面包馍吃、玉米面粥杂锅吃……不同的做法，能吃出不同的香味。一家人不仅吃到季节的新鲜，也吃出了日子的温饱。

吃新鲜槐花时间是短暂的，槐花凋谢的季节，母亲便

取些晾干的槐花放到水里泡湿，继续着花样不同的一日三餐。虽然天天少不了槐花饭，毕竟有吃的，饿不着肚子，日子在有苦有甜中度过。村里的乡亲们和我家情况大致一样，也是靠槐花饭艰难度日。喝着槐花粥，吃着槐花团子，母亲的脸也渐渐红润起来，也渐渐有了奶水，我也正儿八经地吃了几个月的奶。靠着槐花支撑，再上山挖可食用的野菜，乡亲们熬过了四、五月份。进入六月后，各种水果如杏子、野果如山草莓等陆续成熟，又成为补食，饿了，摘一点可以充饥。

后来，每年到了五月，槐树开花的时候，母亲拿起槐花就会想起辛酸的往事，总会动情地说，儿啊，你是喝着槐树花的奶才有了一条小命，没有屋前的那片槐树，你可能活不到今天。听了这话，已经懂事的我，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。

三

母亲叫陈槐芳，人如其名，可以说与槐树共生共情一生。或许姥姥就钟情槐花，才给她起了这个名字。我猜想，因槐芳的名字，每年五月饮食又离不开槐花，与其它树种比较，母亲对槐树感情自然要深厚得多。我似乎明白了，当初为什么她反对父亲要刨掉这一片槐树林。也许，母亲潜意识中就觉得，槐树是一种关键时刻能救命的树，这是一个农村女人的远见。

受母亲的影响，我也对槐树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感，在任何地方，看到槐树，就

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，我会走近槐树，寻香而望。

槐树没有杨树那样挺拔粗壮，也不如松柏凌雪傲霜，但它朴实淳厚，如善良纯朴的乡里人。它既不粗壮，也不伟岸，它的树干常常顺势而行，有着自然流畅的曲线和弯度，让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倚着它靠着它。乡亲们在地里劳作了，会把疲惫的身子靠在老槐树上，感受着被太阳晒后的树的余温，好像劳累和艰辛就轻缓了一些。槐树也是孩子的玩伴，白天小伙伴们争相爬到树枝上嬉戏玩耍，捉迷藏、

捉知了、掏鸟窝。夏夜，又一起趴在槐树底下的荫凉里，不知天高地厚地吹着牛皮。

尤其五月，是槐花盛开的季节，村里村外、山上山下，到处都白花花耀眼，层层叠叠，远远望去，像寒冬堆叠的雪花，洁白中又透着点点的绿叶。还有苹果花中透一点粉红，点缀其中。故乡的五月比春天更壮观更美丽。槐花的美，没有牡丹的国色天香，也没有桃花的艳丽奔放，但就那清雅的素白，便征服了我。一树花开，一片雪白，十里飘香，怎一个“雅”字了得！待南风吹来，一阵又一阵

扑鼻的清香，弥漫了整个村庄、山岭沟壑，从各家的窗户、房门飘然而进，洋溢到屋里的每一个角落，沁人心脾。这时节，乡亲们的心情也是一年中少有的愉悦。

如今，城里公园也不缺槐树，但只不过是一种点缀。我的工作地福莱山公园里，就有几棵槐树。上班累了，我会到槐树下小憩。站在异地的槐树下，望着那满树槐花，许多往事便会涌上心头，想起了老家的母亲，想起了老家的槐花香。其实，我心里早已默默地把它叫做母亲树了。

四

槐树在一年年长高，我也在槐树的陪伴下，一年年长大了。在村子里的小学毕业后，到了离家数十里外的中学读书，只有暑假寒假回家，才能看看那片槐树林。后来工作更是离开了故乡，与故乡的一切都渐行渐远。

于是，槐花成了穿越时空的信使，每年采摘槐花时候，母亲都会打电话，让我抽空回家乡，回去吃槐花饭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忙于工作和家庭琐事，很少为了吃一次槐花饭来回奔波。母亲就通过邮递寄送，寄来的花苞尚沾着晨露，蒸熟时氤氲的热气里，浮动着童年的滋味。

父母辞世后，我在父母的墓后栽了两棵槐树。生前，母亲喜欢槐树，走后身旁有槐树陪伴，我愿她老人家也能闻到槐香，吃到槐花饭。后来，村里的发小每年给我邮寄槐花。父母寄来的槐花承载着家人的温情，乡亲们邮寄的槐花，则成了乡情乡愁，让我感怀，激励我努力工作，能为家乡尽一份力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农村普及闭路电视，每家要上交一笔费用。乡亲们生活都不富裕，我找到相关部门说明情况，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乡亲们省了一点钱。后来村里修“村村通”，我又代表村里向有关部门申请，享受一定政策优惠。我常看望那些生活困难的村老，给予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微薄心意……

如今，我在异地仰望一树槐花绽放，嗅那诱人的清香，想着父母、想着村里的乡亲。在湿润的目光中，我似乎又看到一个孩子，带着陶醉的目光从洁白的槐花林中欢快走来。那是一种岁月的印痕，一种灵魂深处的记忆，它助我成长，给我向上的力量。苏轼诗云：“槐林五月漾琼花，郁郁芬芳醉万家。春水碧波飘落处，浮香一路到天涯。”时光荏苒，那飘零的落花，带走了青春年华，但是它的芬芳始终萦绕在我身边，冥冥中给予我力量……

